

新 | 青 | 年



街蝉物语

认识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了解自己的欲望；
北方的阳光比南方更加灿烂，北漂青年的寻梦之旅。

林为攀 ©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课外借

新 | 青 | 年

街蝉物语

林为攀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衔蝉物语 / 林为攀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8.7

(新青年)

ISBN 978-7-5360-8678-4

I. ①衔…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0849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李 谓 安 然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视觉传达

书 名	衔蝉物语 XIAN CHAN WU Y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7.625 1插页
字 数	160,000字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第一章

01

2017年对过农历六月生日的人来说，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这一年闰六月，即农历六月可过两次生日。

2017年对于一些时间花得过快的人来说，同样值得高兴，因为这一年有十三个月。

贾真真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她的生日刚好在农历六月，而且时间对她来说，总是不够用。按理说她在2017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应该会过得尤为开心，但事实恰好相反，因为这年的农历六月，她的爱猫死了。

对一个忙碌的现代都市女性而言，没有什么事能大过宠物

的离去。这件事打乱了她很多的计划，姑且不说事先安排好的生日庆典被取消，让一些对她的生日宴会期待已久的朋友感到不满，也由于情绪的失控，让她的男朋友一度有离开她的危险。但比起朋友的扫兴和男友的失望，贾真真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她一头扎进了领养猫的不归路。

从农历六月到十月，整个夏天贾真真不是时刻留意各大养猫网站，就是走在流浪猫扎堆的城郊。这几个月的付出，非但没能让她找到一只一模一样的猫，还让她无意间疏远了一些本来关心她的朋友。当她走在城市街头，看到枯黄的落叶铺了一地时，还穿着夏天衣服的贾真真才知道入秋了，她抱紧了胳膊，望着地上的枯叶发呆，这时她才明白，就像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落叶一样，世上也没有两只相同的猫。

站在街头发呆的贾真真过了很久，才感觉到兜里的手机在震动，这让她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接了电话后，她失望了，并不是那些养猫网站打来的，而是久未联系的父亲打来的。父亲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她，他终于领悟了秋的含义。一生都在从事农桑的父亲在先后理解了春夏冬的意义后，终于在这年的秋天完全参透了秋。

“秋字原来可做禾火解，说明秋天是用火烧禾，把晒干的稻草铺在田野里，用火点燃，整片田野迅速恢复成收割之前的金黄，这像不像一次收割了两回粮？”

贾真真没有说话，自从她二十岁来到这座城市后，整整有

十年不曾再见过田野，现在她完全和一个城里人没有两样了。此刻她虽然不施粉黛，但浸淫在职场的女白领气质不会再让人误以为她来自乡下，夹着拖鞋的脚趾头还能看出指甲油的痕迹。养猫也是为了尽快融入这座城市，虽然刚开始她对猫的认识还停留在捉老鼠和吃肉上面。后者她一直羞于启齿，而且没花多长时间，她又顺利改变了猫捉老鼠的落后思想。所以当她在公司跟同事聊完购物和美食心得后，会自然地将话题引到猫身上，一点都看不出现在的这个猫奴，在小时候还吃过猫肉。

更不用说还记得田野长什么样了。

“就像你今年一样，可以过两次生日。”父亲笑着说。

就是这句话，又勾起了贾真真的伤心事，她粗暴地挂掉父亲的电话，踉踉跄跄地跑回家，拖鞋将她的脚趾头夹得生疼，她索性脱下拖鞋，换手夹着，一手一只，就像水族馆里那些蛮横的螃蟹一样。赤脚的贾真真跑得飞快，好似恢复了小时候在田野里飞奔的神采，看来这十年的城市生活，还是没能彻底剔除她骨子里的农民本色。不过这对此刻将一只死猫看得比老父亲还重要的贾真真来说，丝毫顾不得许多了。

已经穿上秋天衣服的行人看到这个赤足奔跑在路上的女人，没有一个人会把她和猫联系起来，都以为这又是一个遭受情感困境的可怜女人。贾真真跑得非常忘我，此刻的她离住处足足有二十站的距离——她住在城市的最东边，是这座城市可以最先看到日出的那一拨人，虽然日出经常被雾霾所笼罩，但

只要想起自己睡醒后隔着雾霾的日出离自己最近，就能让她比买了大包小包还高兴——平常这段距离需要坐一小时左右的地铁才能到达，但对此刻的贾真真来说，她居然靠一双脚用了四十分钟就到了。在奔跑的过程中，她看到了许多和她之前一样，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就要打车的女性。

繁华的步行街和购物商场坐落其间，许多时髦的女性进进出出，此刻的贾真真第一次与这些秋季时尚风向标背道而驰。虽然她以为自己和都市白领没有区别了，但从侍猫这件事来看，她和这些人还是有所区别。别人养猫的理由不外乎谈资，只有她真正将猫提高到了同类的高度，她之前一直靠猫来摆脱一个人在城市里打拼的孤寂。

回到家的贾真真来不及喘口气，快速打开电脑，登录养猫网站。浏览了一圈，还是没有一只合适的。她第一次感到人生充满了挫败感，而且这种感觉由于窗外阴沉沉的天变得更加强烈。于是她疯狂地拉开抽屉，将记忆盒中的猫照片悉数倒在地上，然后一张张翻看，从猫的幼年看到老年，就像一个慈母在看着自己孩子的变化。她边看边沉浸在一切有关猫的美好往事中。

这张是第一次给猫洗澡的时候，它当时真小，就像一团肉球，当温水浇在它身上时，它就像一只受惊的小鸟那样发抖，这让她心生怜爱。

这张是猫第一次跳到小区的秋千上，秋千本来是静止不动

的，但由于站了一只猫，变得有些摇晃。这只第一次与大地隔绝的猫站在秋千上，看着以它的角度来说可谓深不见底的地面，吓得紧紧用爪子勾住了她。

这张是她第一次给它剪爪子，猫的爪子可伸可缩，她对此非常了解，当猫缩爪踮起脚尖走路时，像极了一个芭蕾舞者，不仅不会发出让猎物察觉的声音，还能快速捕捉猎物。为了顺利剪它的爪子，她利用猫的天性，在它面前放置了许多老鼠的照片，当它看到老鼠后，自然地将猫爪伸出，试图抓到这些老鼠，只见指甲刀一闪，猫还未来得及在照片上留下抓痕，它的爪子就被当场剪断了……

02

十年前，贾真真大学毕业后，没有听从父亲让她回家乡找份工作的建议，而是一个人义无反顾地北上。沿途的风光通过火车窗户映入眼帘，贾真真第一次看到这些异于家乡的自然风光，但那时，由于从小到大最熟悉的就是这些风景，贾真真对这些被别人赞誉有加的风光不屑一顾，即便她的家乡并没有广袤的平原和宽阔的河流。从那个时候开始，贾真真就知道如何看起来与别人不一样。在四年的大学生涯中，与那些和自己有相同农村背景的室友挤在一个宿舍时，她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城里人，就算是县城也好过村里。所以，当每年过完假期的室

友从家里带回各种各样的土特产时，只有她轻车简从。

“一起来吃点啊。”室友热情地说。

“不了，我的胃适应不了这些东西。”她摆摆手拒绝了室友的好意。

从那以后，其他三个室友就有意无意和她疏远了。贾真真刚开始并未当一回事，反倒觉得这样一来，就能彻底和她们区分开来。在一些生病的日子里，她才会想起室友的存在，看到其他三个室友相处融洽，有说有笑的样子，病了几天的她只好继续躺在床上装看书，其间好几次想开口让她们帮忙买药，但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来。她忍得很辛苦，拿出当时还是翻盖的手机，查找通信录里谁能在帮上她的忙的同时，又能很快与其看起来没有关系，就像小时候从地里拔出的带泥的萝卜，经过清水洗濯后很快变得不像从地里出土的，而是像从云朵里孕育生成的一样。

谁才是这根萝卜呢？

最后她的目光锁定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从大一刚入学开始就好像对她有点意思，这点意思现在完全能够成为让他帮她买药的理由，而且也正是因为这点意思，她也大可以问心无愧地在对方帮助她后继续把他当成陌生人。这个男生当时主动走到还没用化妆品、穿着也朴素的贾真真面前，义务帮她将东西搬到宿舍。这副样子贾真真一直想从脑海抹去，她觉得丢人现眼，就像自己最难看的一面被人窥探了一样。不过很快，她就

学会了化妆，学会了穿衣打扮，这些精致的妆容和时髦的衣裳很快让她与当初的自己判若两人。

男生临走之前要了她的手机号码，贾真真那时还记不清刚办的号，但又不想将那台老土的手机从兜里掏出来当场念那串数字，于是借口手机没在兜里，让男生将手机号码记在一张纸上，等她找到手机时再拨回去。男生想了想，咧嘴笑了。夜晚贾真真对着那串数字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该不该拨过去，这只是同学之间常见的寒暄手段已经被她当成了恋爱的导火索。她不知道该点燃还是该掐灭。

“这个男生吧，长得虽然清秀，但自己对他并没有感觉，要是他追求自己怎么办？不过要是不拨过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万一以后还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呢。”所以贾真真最后并不是基于礼貌才拨打对方的电话，而是怕以后还会遇上需要他帮忙的事。

虽然双方互留了手机号码，但大学四年她与他的交集少得可怜，起初这个名为林闯的男生也会通过短信对其嘘寒问暖，但看到她每次回复的短信都是“哦，嗯”外，林闯就没再给她发短信了。他当初的举手之劳换来只有一个字的热情，这在他心里也算赚到了。所以当他临近大学毕业那刻接到对方足足有八个字的短信时，这才让他感到当初的投入已经远大于收益了。

“你能陪我去医院吗？”

贾真真打下这行短信着实不易，心里起码想了不下十种可能的后果，最后费了很大的功夫她的病痛才好不容易战胜这些后果。她不仅打字的手在哆嗦，就连脑子都像一团糨糊，而且浑身是汗，室友还以为她是思考过度引发的后遗症。更难的是如何措辞，语气轻松点不行，这会被对方当成约会的预兆，也看不出她求医问药的紧迫程度；语气严肃点也不行，这会被对方误以为她有事求人还一副大爷脾性；语气可怜点更不行，那她辛苦建立起的形象便会瞬间轰然坍塌。

本以为对汉字非常了解的她第一次觉得这些字非常陌生，怎么组词造句都跟她想的有所差异。从按键里打出的字，她变得一个都不认识了，这些汉字的发展历程从甲骨文到大篆小篆，再到如今的宋体，已经变得极为简单易懂了，但在贾真真的眼里，却好像又从宋体倒回到了甲骨文，甚至都要考古学家从中帮忙才能辨认书写了。

但在另一头的林闯却无法知道贾真真的这些心理活动，即便知道他也不会当一回事。揣摩心思从来不是他擅长的，就像高中时期每次做阅读理解，他只能理解字面意思，无法知道作者的真实意图，即使语文老师无数次说汉字博大精深，不能只看表面，要结合作者的写作背景和上下文来分析，他也只能理解最浅显的意思。他既不是显微镜，能看出事物的本质，也不是猫，一到春天就自动叫春，更不用说只是女同学寻求帮助的简单请求。

贾真真艰难打下这行短信后，又经历了另一个更加煎熬的过程。她害怕对方拒绝，更加害怕对方装作没看见。后来当贾真真早已不发短信，而是在社交网络上如鱼得水时，才知道“及时回复”已经成了新时代做人的最高标准。相比于自己发短信时的百折千回，她对对方的要求却是一念之间。所以当她还没将短信发送成功后，就已经在心里祈祷对方打好回复在发送的途中了，只不过她发送过去的短信和他发送过来的短信刚好在途中相撞了，这才耽误了她的接收时间。想到这的贾真真偷偷掩嘴笑了，怪自己想多了。她看了很久，短信还是没有发送成功，以为靠近天花板的上铺信号不好，于是又艰难地爬下床，想到信号最好的窗边重新发送一次。

她不想被室友看出来她在发短信，所以就用书本遮住握在手心沁出汗的手机，而且下床的时候也不想表现得过于气虚体弱。当她背对着室友，左脚探到连接上下铺的梯子时，才发现手不够用了，原本的两只手一只拿着一本证明她好学的书本，另一只握着一部证明她也会生病的手机。不过这难不倒她，她眼珠来回只转了半圈，就找到了解决办法，她用嘴叼住手机，利用拿书的左手盖在脸上，遮住手机，然后靠两只脚和一只右手摸黑下床。比起睁眼睛，手不够用才急人。

其他三个室友看着贾真真如此新奇的下床方式，都忘了上去扶她一把。贾真真有惊无险地下到地面后，继续用书盖住脸，然后径直走过这三个目瞪口呆的室友，最后才将书本从脸

上拿下，把手机从嘴里掏出来，至此，这三人才先后将自己移位的五官归位。

这三个室友背对着贾真真讨论了一番，最后得出一个颇具哲理的结论：看的书越多真会越接近书。贾真真将手机从嘴里掏出来后，没想到大学四年来吃过的每一顿饭都在她脑海苏醒了，原以为她很快就能将大学四年的印记从脑中抹去，没想到通过沾染在手机上面的纤维素等其他食物余味，让她又一次重温了一遍大学生涯。如果说，第一次这些美食让她食欲大动，那么第二次这些食物给贾真真的就只有干呕和恶心。所以当那三个深谙哲学的室友看到贾真真跑到卫生间呕吐时，又很快得出一个与人类的繁衍发展息息相关的结论：看书看多了也有怀孕的征兆。

贾真真漱完口后，赶紧查看短信发送成功与否。看到短信发送成功后她松了一口气，但她不敢表现得像在等待什么一样。等待两字从来不在贾真真的字典上，不管是等待考试成绩，还是等待别人，前者是她对自己的学习成绩格外自信，在知道具体分数之前，就提前在心里给自己打好了一个分数，而且这个分数一般和实际的分数误差不会超过两分。至于后者，从来只有别人等她，没有她等别人的份。所以她继续装作看书的样子，这次她的眼睛没有离书这么近，而是离着足有二十厘米的距离，就是这二十厘米的距离，第一次让贾真真的眼睛无法与书本对上焦，要知道她的眼睛从来都和书本配合默契，然

而这回她的眼睛却一直在躲闪书本，拒绝这些文字的进入，就像书本是一片充满危险的沼泽，她不敢孤身涉险。

03

贾真真望着这些猫的照片，充斥脑海的都是那天带猫去做节育手术时的场景。“节育”两字对她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在她的家乡，她只听过对人施加这种酷刑，从来没听说过一只猫也能得到这种待遇。但在刚开始一切都让她感到新奇的城市，她还会遇到更多让她当时无法完全理解的事。

而且她本人就是这种酷刑之下的幸运儿。这件事要追溯到她的童年时期，与那个记忆中不是在备孕就是在生育的母亲有关。在父母婚后的那五年时光里，母亲有四年的春节都在医院度过，但前三个春节从母亲的大肚子里产下的都是死婴，第四年的春节本来父亲也不再抱什么希望——医生当时对习惯性流产的母亲下了最后通牒：不能再怀孕，否则有性命之虞，但对孩子的渴望让母亲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经过母亲的强力坚持，贾真真在那个第一次飘雪的南方村庄呱呱坠地。

这件事在村庄只引起了很小范围的讨论，随着那年春节的消逝，人们再也想不起贾家这几年艰难的繁衍岁月。而那时尚在襁褓里的贾真真也要到了大学毕业后才关于母亲的这些辛酸往事。小时候唯一让贾真真觉得奇怪的是，别人家都有男

丁，为什么她家只有自己这个女娃，她那时不知道，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条生命，其实比剥夺一条生命还困难，杀人时的手起刀落与造人所受的折磨不可同日而语。在贾真真那四年的大学生活中，她通过一些书本和老师的讲述，无意间知道了在她出生的那个时代，生育就像当时的粮票一样，也需要“凭票入场”，没票的即使怀孕了也会令其堕胎，并为此发生了许多流血又流泪的残酷事件。但贾家比较幸运，因为贾母虽然有四次怀孕的经历，但最终只有贾真真一个存活，当时并不看你怀孕的次数，而是唯结果论。

这件事对贾真真来说是一件幸事，但对贾父来说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贾父其实和别的同龄人一样，也有儿子执念，换句话说也崇尚男性生殖器，但他和别人不一样，从未在酒桌上或在牌桌上提起。没有提起不是说他在意妻子的感受，而是害怕影响到贾真真的心智。所以当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再生一个时，他一般都用“女儿是父亲的前世情人”这句让众人疑惑不解的话搪塞过去。实际的原因是他的妻子当时无法再生育，除非真正去找一个现世情人。

只有女儿的贾父在女儿长大后又遇到了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即他这辈子无法成为一个爷爷，要解决这个难题唯有招一个上门女婿。所以贾父不仅做老子比别人晚，做老子的老子也比别人晚，真可谓一步落后，步步落后。所以他在女儿读大学期间，一直通过手机密切关注着女儿的一举一动，就怕女儿在

大学谈恋爱，最后成为别人家的媳妇。

贾父其他方面都可以顺着贾真真，只有这方面一直没有松口，而且这个决定在女儿大学毕业那天就以极其正式的口吻通知了她，这让当时去医院看病的贾真真病情更加严重了，吓坏了旁边那个手足无措的林闯。

贾真真在大城市找最后一份工作时，面试官问了她一个奇怪的问题：你做梦是说方言还是普通话？这让普通话水平达到一级甲等的贾真真误以为对方在测试她的普通话水平，于是当场用播音腔朗诵了一段自己的简历，朗诵完后告诉对方自己做梦一般都说普通话。面试官看着对方字正腔圆地朗诵那些获奖经历，惊讶得像见到外星人一样。后来，贾真真才知道面试官的用意并不在此，而是为了验证自己与家庭的密切程度，因为这份工作最重要的要求是与小孩打成一片。

贾真真面试的是一份幼教工作。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是方言，也可以是普通话，若是前者就说明其从小家教很好，直到现在还能以方言的形式与家乡产生联系；倘若是后者则说明对方可以用普通话让那些从全国各地定居到这座大城市的父母的后代，完全消除父母家乡的烙印，从而成为一个崭新的都市人。不管是哪种，面试官都会让面试者通过，直到顺利办理入职手续，成为一个新时代合格的幼教。

不过贾真真在这个问题上撒谎了，虽然她的普通话等级很

高，但她做梦一直都说方言。这还是无意间从那三个室友嘴里偷听到的。

“昨晚吓死我了，你们听到贾真真说梦话了吗？”室友甲问。

“听到了，敢情也是个乡巴佬啊。”室友乙说。

“谁说不是呢，这个方言好像是南方山区的，我特意上网查了一下。”室友丙说。

后面的话贾真真不敢再听下去了，她没想到自己辛苦伪装起来的城里人形象居然被梦境揭穿了，她感到无地自容，不过好在毕业季即将到来，不用多久，她就可以远离这些侵犯她梦境的刽子手。不过这回，贾真真却不怕这个面试官入侵自己睡梦，从而揭穿自己的谎言，不，她不会再犯这种错误。她的底气是一个人住。

可以说，她低估了在城市一个人住的难度。在城里一个人住就意味着无人分担房租、水电费及网费，这让当时到手月薪不到三千的贾真真感到焦头烂额，而且她还没算上每天往返的地铁票，不过幸好当时地铁票还未上涨，不管几站地，一律二元，统统二元，当地铁费的涨幅快赶上房价上涨的速度后，贾真真已经不在意这些小头了，因为她已经习惯了每周购物打车。

面试官的这个问题让她回到了童年，回到了第一次开口说话的时候。人自出生以来，第一次开口说话总要比第一次下地